司農奏議

司農奏議序

司農奏議者計曹諸大夫所刻南渚先生奏議也先生爲大司農値時之詘旱溢頻仍採榷驛騷民生物力蕭然凋敝

有司常若賦不辦左枝
右梧蠲賑之告章交公
車太倉入益縮而內方
有
典禮之需不時之宣索外
復有庚癸之急它事之

借移旁午紛拏弭起廬
至可謂獨難先生朝籌
夕計挹彼注此調停於
羸縮急緩之間幾於羽
檄口瘏矣至其數爭探
榷進危亾之規發城社

之懸危言極論無所回
諱其爲民請命爲國畜
財汲汲皇皇不啻已之
饑室之罄也
上時有所責辦請停請減
衡命閉帑累

詔趣之而不發監局絡繹

讙呶之而不動而

上常爲寬假慰諭

曰拮据甚苦

曰知卿苦心即或報或留

要以耳逆而意乎雖豈

而竟用頊時政一新
湛恩四溢固
聖心若決江河哉然而朝
灌之夕注之謂無益于
停畜沉涵而助其沛然
之勢亦不可矣不佞嘗

謂人臣不能家視國不忠不精白而責難不恕徒以筆舌與胥人爭不告自邑而鄖戎不武先生一腔忠誠無一念不爲公家計百行精潔無

一事不可與天知足以
感動
明主信服士大夫而屈折
中貴故其言明目張膽
懇懇侃侃一出自純衷
素履真切有味與尋常

封事空言者不同即先
生自疏有云臣言甚若
臣心甚甘聽之若逆耳
難收咀之則怡心有味
此數語者亦足盡奏議
之槩矣先生早年抗疏

幾錮而起人以氣節重
先生今爲大司農人又
以經濟歸先生然而先
生恂恂默默若無若虛
所謂不求有功不得已
而功見不求有言不得

已而言出此爲眞氣節
眞經濟蓋以集義養氣
得之末易言也奏議凡
若干卷詞氣風度酷似
陸宣公其才誠相伯仲
若論遭際勳業宣公不

逮矣讀是編者以余許

爲何如

賜進士及第通議大夫禮

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

讀學士記注

起居

經筵

日講官晉江李廷機序

司農奏議目録

卷之一

上供

卷之二

經制

卷之三

會計

- 覆四川巡撫留餉疏
- 計處兵餉疏
- 再申設處邊餉疏
- 覆湖廣撫按留贓罰疏
- 再請酌處諸臣停緩疏
- 再請會議僉祈罷免疏

卷之四

督逋

- 催各邊民屯疏

卷之五

借論

卷之六
籌邊

請帑濟邊疏

請帑濟邊疏

請帑濟邊疏

請帑濟邊疏

覆議雲南進撫請餉疏

請發帑以定遼變疏

清查邊餉疏

請帑濟邊疏

請分稅濟邊疏

卷之八

卷之九

糾參

謝辭

目錄終

司農奏議卷之一

太子少保户部尚書濟南趙世卿著　孫濟初梓

鋪　宮錢糧疏

題爲懇乞
臣心力已殫

明旨催督轉急敬陳前後進過之數當事情景之難

以仰

聖心以恤大計事項該

御用監把總張潤澤等題催進辦錢糧奉

聖旨前婚禮鈌用那借大工錢糧應急今大工指日

報完該部自應補還辦用何至屢旨守催略不加

意着上緊那處照數完進不許仍前互相推託致
悞大工責有所歸欽此欽遵到部臣不勝驚惶隨
與二三同屬再四躊躇事勢壓窮計無所出故
敢不避激聒爲
皇上縷陳之該臣查得萬曆二十六年開臣部進過
大工鋪宮各庫監局錢糧共八十七萬六千三百七
十五兩零二十七八九三十年進過
冊立分封冠婚典禮各錢糧共二百五十五萬七千
二百四十七兩零二項共三百四十三萬六千
二百二十兩零幾盡一歲之入以償之此從古

所未有者往年　皇上婚禮用不過七萬豈令
數十倍之猶不見其足乎鋪　宮錢糧千二十
六年盡行進完一向不聞說起年來該監題催
婚禮錢糧併不聞借之一字及恭遇　冊立該監倉
卒具題呼及進辦舉　朝失色合署皇皇如此
之急彼時不聞借及鋪　宮而事完之後一旦
創言臣竊惑之鋪　宮方完責愼　婚禮幸兩
告完復責鋪　宮甲止乙起循環無端前支後
吾微求百至臣之一身無處非罪　皇上聰明

天縱試思鋪　宮錢糧進于二十六年之前而猶謂之悞有是理乎　大婚錢糧進至二百五十五萬之多而猶稱不足豈人情乎數已過多者尚指爲借事已久完者尚指爲悞難臣如此臣復何敢言哉兒　國家舊制進辦惟在承運庫而各監局于該庫取之未有各監局紛取于本部亦未有事完而取猶不止者此令甲班班可考也夫茅茨土階投珠抵璧臣方惓惓爲望連年盡括太倉京邊銀兩以抵内供臣誰恐以

金珠而悞　國計乃該監又謂臣重邊餉而悞
上供不知邊餉一事正臣所欲言而未形者該監先
得臣心而言之亦非臣敢爲軒輕也
祖宗方冊四百萬之設原爲濟邊
皇上屢旨亦深以邊餉爲憂目今下半年九邊之餉
尚無設處儻有脫巾而起者今日該監以重邊
餉責臣臣猶可當異日
皇上以輕邊餉責臣臣安逃乎臣自知庸劣不堪大
任惟念九列虛人卿貳未補不敢求退日來臣

部九塞之文積于几案珠商估價買裝庭階百
官之俸糧米須三大營之草錢未給邁接銀庫
揭報實在銀八十七兩捌錢零耳加以中使凌
催　明旨切責如負債之主官司追呼催逼四
出而婪索蕭然應接不暇六卿之曹徑爲榮階
至臣獨爲罪府即如　典禮單恩晉天同慶臣
部拮据數年時刻焦苦集有成事乃獨蒙督
責是何臣部之不幸至此耶
皇上試觀六曹之設曾有囂凌迫遝如臣部者乎臣

言及此臣心欲碎伏乞

皇上留心省覽試思鋪 宮錢糧完在何年則何得

言懼 婚禮錢糧視前幾倍則借之何爲目下

邊餉算該二百餘萬作何支應邊餉之外更有

何項可以進供如此思之則事勢之窮臣心之

苦自當了然洞徹臣之庸劣見惟止此乞充

賜罷斥別選賢能以充任使惟

皇上少加寬恤則臣部猶可覥附于六卿之列若其

不寬則臣雖罷去而體面盡喪臣不足惜柰何

令六卿之體掃地也至於量入爲出深圖節省以幾隆古之風消隱憂之至則

明主之自爲

社稷計者尤臣犬馬戀主一念惓惓等因萬曆三十

年七月十六日具題

請緩福王婚禮錢糧疏

題爲奉　旨督催錢糧懇乞寬限以便措處事恭

惟　福王婚禮錢糧臣部前已進過二十七萬

兩近日屢蒙　嚴旨切責臣部業已具疏聽候

處分外本月二十九日忽接承運庫題奉

聖旨福王婚禮吉期今已迫近戶部錢糧如何尚欠

着查該司官職名來欽此欽遵傳捧到部臣堂屬

一時不勝惵仄亟取銀庫揭報查之毫無存積

惟有通糧廳隨糧輕齎等銀尚存二萬四千八

百餘兩倉卒之間計畫無出合將前銀盡數給
商賈今辦進其前疏所陳邊餉金花等項缺少
之多臣等固知後日之罪更有甚于今者然亦
不暇顧矣伏望
皇上寬假　勑下庫監查照
皇上大婚及　潞王婚禮之例通融撙節以濟目前
此外臣部惟存老庫此須向奉
明旨不敢擅議若別有分毫匿不以　獻無論天日
在上抑且　斧鉞在前奈何以

皇上自有之財而冐此欺
皇上試遣科臣至庫一查則
死矣至於前項錢糧出
一家之中臣其家督而
飭旣乏之率作于平時調
旦 天威洊至百譴自
皇上之臣子也感恩知罪尚
之則
皇上之芻狗也明罰勅法亦

雷霆雨露總屬生成傾覆栽培

職名開列疏後伏惟我

皇上霽色憐焉萬曆三十一年

四日奉

聖旨福王婚禮期迫庫監奏請

作速辦進應用其餘的陸續

司官且不究毋得因循悞事

請減　七公主婚禮錢糧疏

題爲嘉禮伊邇時詘難支謹查近例仰懇

聖明俯賜裁酌以便供應事項者

七公主婚媾屆期該內承運庫御馬監太監孫順

等　御用監把總張潤澤等各題急缺金兩珠

石等件開列數目供奉

嚴綸欽承到部臣卽督率司屬竭蹶殫衷力圖辦進

期以仰慰

聖懷用襄　盛典第據該庫開列金兩珠石等項約

估價銀一十九萬餘兩已屬不貲乃該監所開

數後倍之臣查萬曆六年

皇上婚禮用止七萬煌煌儉德載在典彝足爲世則

今 公主雖貴視之

皇上不能有加而 典禮雖隆比之

至尊自當少減矧當此邊圉告急之秋適值帑儲罄

懸之日昔噐今沐時詘舉盈想亦

聖心之所不忍也伏乞

淸燕之閒俯查成規速賜裁酌

敕下臣部如數供進庶用度約而易遵錢糧簡而易
就或可稍逭戾於萬一乎抑臣猶有請焉臣職
忝司農所謂爲
皇上守財而經紀其出入者也邇年以來買辦一節
專責臣部一進之後
宮府迥隔查不相聞有無多寡漫難究詰是徒重
臣部之困且無裨
典禮之實也合無將前項金珠等件恭候
欽定銀數容臣陸續辦進折銀發令該庫自行措辦

或查庫有存積照數扣留庫無存積另行奏買
該庫驗收之後分給監局刻期完造至於
御用監錢糧原與臣部無干涉更乞
聖慈查照
祖制概諭停止不獨可以明職掌而亦所以杜虛糜
也臣區區犬馬愚忱竊計
國家吉祥振振未已而
庭闈豫悅源源有加但期百禮之類仍月恒日升
而川至奚俟多儀之繁縟如幾如式而如林惟

典制之足徵即情文之無缺寧獨昭節儉而示來茲

其所以撙將類而培元氣者豈淺鮮哉臣愚不

勝惓惓悚仄待罪之至等因萬曆三十五年十

一月二十八日具題十二月初七日奉

聖旨皇太子冠婚錢糧有先朝舊庫積餘銀兩用其後

典禮出府等項所費不貲今搜括已盡所以不足

支用鄉既這等說准該庫該監奏討數內每減三

分之一辦送應用欽此

辦減七公主婚禮錢糧疏

題爲奏討已蒙

欽減庫監萬難兩供謹剖析職掌披瀝苦衷懇祈

聖明責幷歸一以便遵守事頃緣

七公主婚媾在邇臣部詘極難支不得已議亦叩

閽援例求減伏奉

聖旨當時大婚錢糧有先朝遺庫積餘銀湊用其後

典禮出府等項所費不貲今搜括已盡所以不足

支用卿既這等說准該庫該監奏討數內每減三

分之一辦送應用欽此臣捧繹
明綸身心踴躍仰見　天威下霽　宸聽轉圜益深
知臣部之窮而俯恤臣心之苦矣自宜刻期恭
進安敢復有瀆陳唯是職掌未明而手足無措故
敢不避斧鑕而爲
皇上再哀鳴之夫　內府各監局錢糧總黨於承
運一庫故　御前凡有傳討該庫卿
命而致之臣　臣即援額而納之庫然後奏
請給發各監局關領成造是乃承運之名所繇以立

從來未有該監突生枝節別立門墻踰矩徑行
奏討者此
祖宗典制不但臣宜守之該監宜守之亦
皇上所以率繇舊章握爲道揆者也迺年以來該監
越矩妄索凌轢百端臣 即茹蘖含酸付之一 恐
詎敢無知瑣屑輕冒
宸嚴至今而恣意奏討無復
典制矣再查二十三年 長公主婚禮用銀一十二
萬當時討自該庫斷自

聖裁未聞該臨從旁別派一宗也成案具存臣可
質今即每減三分之一亦二十六萬有奇矣二
婚禮耳一討於庫再討於臨是兩承運也一供
應耳一以給庫又一以給臨是兩戶部也枝分
蔓衍長此安窮無論錢糧萬不能敷其於
祖制亦大相謬矣人臣而至於違制尚忍言哉恭
誦 聖諭謂先朝將積搜括已盡矣
内庫有無臣不敢聞豈以今日太倉搜括猶為未
盡耶

皇上御極初年庫積幾滿千萬兩目今寥寥僅八萬耳

而邊鎮告急迫於星火見今已題未發之餉薊鎮等鎮共欠邊鎮銀一百二十四萬七千四百八十餘兩環向四索運發無從每一念及臣心欲擢臣膽欲落尚不知駕為於何稅而身於何置也乃以一　七公主婚禮後停　長公主而兩之　皇上試一垂思能無惻然動念乎臣

國家額課所徵於省直者止有此數而

內供繁億所需於額外者逐歲彌增以致新舊為

役其欠價銀四十餘萬臣毎朔入暮歸諸商雜
泣聲殷於衙致臣掩面以趨若無半詞以相荅
也是豈有讐於諸商哉邊爲重則商爲輕急於
役必緩於此勢也亦理也今將挑商人而胥之
曰爾辦爾貨則商人亦叉而詰之曰爾償吾價
臣將何詞以支而亦何面目以責之乎況此輩
詐僞百出無不以一爲十錢糧一入其手舉門
墊茶果之費不可勝紀及至
御前不過二一三而虛糜四已七八矣今與其付於濫

危之手何如獻於　黼扆之前與其臣部購求
之艱孰若該庫採辦之易此臣所爲願折價以
進益就實而去虛懼綴而求速情蹤萬苦慮出
千思非敢憚區區犬馬之勞也夫
皇上婚禮用止七萬　長公主婚禮用至一十二萬
臣之所求者方欲減於七萬之中而
皇上之所定者顧反加於　長公主之外自非有鍊
石點鐵之手又安能爲神運鬼輸之術哉臣言
至此情辭俱竭肝膽畢傾伏祈

聖明俯垂惻隱　大賜主持查　長公主已然之規杜該監無端之噴容它陸續辦價進與該庫令該庫轉發該監自行製造庶職掌不紊而耳目以寧供應克專而造辦無悞與所以輝慶典而光
聖德不淺矣等因萬曆三十五年十二月十七日具
題

請寛停買辦銀兩疏

題為 國用虛匱

聖念屢厪額外難供臣心甚苦瀝懇

天恩暫停買辦銀兩以救燃眉以裕大計事照得

國家歲進金花百萬此定額也自萬曆六年歲增

買辦銀二十萬兩計今二十五年進過銀數幾

至五百餘萬皆太倉分外之增也臣部每歲不

過以

祖宗之常額責之於省直即以省直之常供輸之於

府庫術非點鐵物不天來來何從別爲輸運行之一歲猶曰權宜行之累年竟成巵漏竊念通者鈌乏之狀屢軫　聖懷而丐免之疏不蒙

命旨

皇上得無以往歲之供進不鈌爲可支乎不知

皇上初年太倉稍有贏餘偶金花後至則先借贏餘補之尚謂後至之金花可補太倉之借數也年來太倉如洗一　當茶進遂將補解之金花亦爲節次之用矣補者應補之外庫而乃補之

內府斯竭之所繇來也已而前隙未塞後進忽臨事窮勢蹙遂將濟邊之軍餉那爲上供之用矣濟邊者應輸之九邊而乃輸之　內府斯竭之所繇甚也故在往歲猶曰區處甚艱那移非策耳其在今日則縱欲區處將以何項處之縱欲那移將以何物那之九邊之士懸釜待炊枵腹請命日答告急公移手腕爲痛嶺內者之支調尚難嶺外者之嚴催又至念每及兹臣頗欲焦臣心欲碎臣之所處難於前者萬倍臣之所苦

倍於前者更萬萬矣夫洩者尾閭積者懸罄外庫之虛何如鑄山榷市輦致紛紜　內府之實何如而益以其虛求濟其實臣所未解也既云買辦則珠寶不宜責之外廷既買珠寶則買辦不應收之內庫一徵其價再徵其物又臣所未解也臣亦不敢贅論是非較可否但言有無耳今之太倉爲有乎爲無乎每奉

明旨惻然動念知其無而責之有又臣所未解也抑

外庫之與　內庫皆

皇上之有也譬之庶民之家主人盡藏稱富而出入
不經致令亞旅疆以不得飽其腹而各有怨言
雖自以爲富人必以爲貧也今日九邊之事大
類此矣臣計臣也儻其有餘不過爲
皇上守之兒奉　屢旨何敢不爲
皇上進之惟是又求負薪割肉充腹時勢至此可憫
可哀語曰窮則呼天病則呼父母以臣而視
皇上固臣之天臣之父母也當此民窮財進之時捉
襟露肘之日不爲

皇上亟哀求之將誰告乎伏乞

廓天地包荒之量垂父母煦濡之慈少霽

威嚴特存矜恤暫將前項銀兩姑行停止仍俟軍餉

少充別行奏補蓋緩之今日非以損上也不過

爲外府之藏而補之將來非以病民也乃以償

內府之舊一轉移間而民生

國計邊餉軍需胥有攸賴矣寧直局促愚臣得藉

以寡過已耶等因萬曆三十年六月二十日具

題二十二日奉

聖旨太倉空虛邊餉告急卿部若迫於豈不知但各
宮進賜賞賚費用不貲每年季進銀兩內庫撙節
支用尚且缺乏何有贏餘覽奏知道了着遵旨照
數催解濟用待稍有積剩自然停止欽此

寛殊寳疏

照為發糧奏辦多端太倉積儲久竭懇乞

聖明特賜寛減以全

國計事項該御用監把總張潤澤題催陳設錢糧

奉

聖旨兩宮報完在邇陳設錢糧緊要着戶部作速完

進毋以虛詞支吾臨期積誤欽此欽遵抄出到臣

竊念

兩宮告成舉朝欣企況以

皇上太倉之銀而爲
兩宮陳設之用臣雖犬馬至愚豈不藉手自効惟是
分毫無積新舊交催臣兩疏借動庫銀未蒙
俞允今奉
嚴旨責臣支吾所有千辛萬苦之情不憚煩瑣敢爲
皇上再披瀝之查得
大工錢糧該先任部臣楊俊民於二十六年進過價
銀八十七萬餘兩
典禮錢糧該先任部臣陳蕖於二十七八等年進過

價銀二百五十五萬餘兩竊計當時二臣之心必且自謂心力已殫可幸無罪矣即臣從旁觀之亦謂二臣措據至極可仰慰
宸嚴於萬一矣初不意其留不了之局仍爲後人困苦之地也前年十月
大典舉行臣部倉卒辦進簪珥無遺比時未聞言借及至去年四月忽題借用之疏今年正月始措繳璧之數當其未完則責其悞既完則責其償目今

福王婚禮進過一十七萬尚在塌歷豈意二十六年已完者又更端於今日乎且
國家徵收錢粮曰濟邊折俸曰京糧餉而已原未設有金珠之費也
九重深邃纖壁之義臣思未曉果欲足此二十七萬之數勢將九邊例餉暫停一二處不發然後可
皇上聰明天縱宵旰焦勞試思九邊何者爲不喫緊九邊錢糧何者爲可少緩須臾也臣當

明旨切責前任部臣不爲
君父分憂臣㸃誦三復彷徨泣下因思
皇上身致綦隆叅斯慶衍何者爲憂必
明旨中所謂
國用不足邊餉久虧之故也以故涖事以來不揣
輕微挺然以身任之於凡借
內庫借冏銀清積逋督見徵裁冗費錢
上供凡可以少裨
國用萬分之一少寬

皇上萬幾之憂者終不餘力而議賢所以然者豈
皇上之內供獨可緩而討臣之職掌獨九邊尤足遂
謂於職無愧乎盖
皇上之遇臣不啻父之於子而臣之事
皇上不啻子之視父
內庭之供無定額亦無定時可紓徐而辦也即稍
涉稽延猶可望
皇上於情理之中或能諒臣心之無從而力之不支
其在九邊則視臣爲路人也朝而缺餉則朝而

脫巾夕而枵腹則夕而鼓譟
宗社之安危係於斯
皇上之憂愉係於斯監臣之心止知以
內供重臣部之罪而不知臣之心正恐以九邊貽
皇上之憂揆時度勢將使臣爲容身計乎抑爲分憂
計乎臣即身嬰斧鑕決不敢自負初心以負
皇上矣至於別衙門傳派數萬臣部節派數十萬其
事其情其難其易似有不可同日語者伏乞
皇上大發慈悲特將前項錢糧酌

賜寛減并將請借庫銀一疏一并
允發容臣亟勉早完前件至於臣之曠職該監諸臣
往來臣部及臣私寓者無不人人見之潤澤所
言毫無虛假乃臣肢體狼狽心志狂迷種種衰
頽之狀則又非監臣所能悉者容臣另疏陳乞
統候
聖明裁斷
勑下施行萬曆三十一年三月十二日具題

請寬停買辦銀兩疏

題爲四方告災九邊告急帑虛委難支應勢迫寔

繫安危恭請

聖裁俯祈酌省以濟時艱事照得萬曆三十二年各
邊餉銀共該三百七十二萬六千餘兩例宜按
時預給今已八閱月于兹矣所經題發僅得一
百八十四萬八千兩而已題未發與夫應發未
題者尚共欠銀一百八十七萬八千餘兩時如
此其遲欠如此其多也臣每一入署便接各鎮

督撫及管糧郎中催取文移大率謂虜已窺關士多呼癸其詞危其情迫臣讀之不覺股栗而繼之以泣耳非不搜括太倉而庫藏空虛委無儲蓄亦知嚴催徵納而四方水旱且議蠲停所以日積月積不足一年之發題解領解動爲數月之淹今且何時乎秋高馬肥夷驕虜憤人人荷戈在在登陴就使地可因糧尚當亟餽乃如士有饑色能保他虞計寔誰司而臣不大懼亦惟是雨粟難期點金無術空然嘔血罔濟然眉

抑獨柰之何哉伏惟我

皇上睿智聰明度越尋常意表稍加曲體别有嘉謨

此其所繫三軍命脉

九廟安危諒

皇上閔然必有處矣再照每年添進買辦銀二十萬

兩本出權宜之名未入派徵之額前此左支右

吾秪爲割肌以充腹迨今時窮勢蹙茶已露肘

于捉衿蓋正惟前日之支吾致有今兹之窮蹙

必不能以今兹之窮蹙更效前日之支吾何也

災地如此其廣矣是

皇上之所隱也不獨則緩全賦必難鋏餉如此其多

矣是

皇上之所憂也有銀即發那借又難使其可借莫如

先足金花金花且稽安能並供買辦勢難湊處

進必愆期令若無言後將何策且臣何者屢疏

巧免會奏

明旨稍有積剩自然停止臣雖不敢妄意

大內之藏乃七八年來舟車呈貢山海獻琛儻非溜

危計已支棟今縱不能出有餘以補不足當不
至責不足而揩有餘也况此二十萬者置之于
銷萬笥之間無能加益餉及九邊七萃之衆寔
出 殊恩又况歲歲而進之原分出于軍儲之
内一旦而錮之適還得其年例之常此豈惟臣
部藉手少紓一時之急而漠南庭北帶甲枕戈
之士以時宿飽不啻投醪將使邊陲不聳
社稷無虞亦必賴之
皇上何不以彼易此哉

皇上明主也深居九重洞見萬里試一體察臣部儻尚可勉支罷需或不至極困而推諉無策欲損內供臣且爲欺爲玩斧鉞是甘不然而果言言不謬乞亟停買辦聊蘇目前垂念窮邊更賜曲處則臣所爲含涕而陳引頸而望者也臣愚曷勝哀懇激切之至等因萬曆三十二年八月二十六日具題

餉匱請停買辦疏

題為年例不敷時刻難緩臣心極苦臣技已窮瀆請　聖裁以重邊計事先是大同巡撫張悌題稱為秋防調發正殷邊餉催促未至懇乞

聖明嚴勅速發以奠疆場等事該臣具覆節奉

聖旨該鎮邊餉告匱京運年例你部便上緊處發山西河南兩省如何拖欠許多各官推諉成風本當重處姑着行文勅限徵解再遲參來處治欽此除臣一面湊處續發併行文急催逋賦外竊照九

邊應發年例不獨該鎮愆期各省直應解錢糧不獨山西河南失額目今秋已將盡而各鎮下半年餉銀尚欠一百八十二萬餘兩在在脫巾人人思逞假令一隅然難亦患無詞九塞從風安所措手循臣之職竭臣之心即毛髮可損頂踵不計何愛片紙文移不爲催督顧臣部之急急于星火而州縣之艱艱于繭絲即小民敲朴之下縲絏之中亦不難典妻鬻子破產傾家以佐公家之急而旁奪于無名之征游奪于登災

之歲雖欲醫瘡無肉可割臣極苦之哀之獨有

仰屋竊歎而已此非

聖主矜憐特賜裁處何以紓目前之急救歲下之危

日夜圖維似匪臣等愚慮所敢專也若但欲責

償于逋賦彼嗷嗷者能安坐以待乎且查每年

添進買辦二十萬兩原為權宜未嘗加派不過

于額征軍餉之內那移通融自萬曆六年迄今

進過五百二十餘萬矣年例安得不損帑藏安

得不窮惟我

皇上俯賜錫停聊存涓滴以潤然眉即不然亦望少
寬一二年容臣盡力拮据仍竢九邊餉充之日
照舊辦進或亦於
內帑之藏無大損乎頃者　畿內重災
皇上不難發帑移粟以賑之又并房號棵稅而蠲之
一時都民懽呼頌祝洋溢通衢以彼遼塞窮軍
荷戈擊斗出萬死一生之力爲
皇上捍禦邊疆追逐醜虜此其勞苦功高視畿民之
擁衛爲何如者而乃分其額內之需緩其計日

原缺

請寬停買辦銀兩疏

題爲災年正賦益詘空帑繁費難支懇乞

聖明暫停買辦以圖專力額供事照得臣部錢糧無多途轍不過取之各省直惟正之供而地之力荒則財之源薄入之孔塞則出之路窮理有固然勢所必至臣竊見連歲災祲無如去年緣比直隸以及山東河南與大江南北方數千里內水旱異常皆

皇上之所覩聞也一切應徵應解額數錢糧多議蠲

停旨
皇上之所矜恤也以故太倉愈絀不可支持即今上
半年九邊年例取討急于星火尚欠八十餘萬
而　御前金花兩季共該五十餘萬此皆至要
至緊毫不可缺者臣爲此晝日焦勞嚴催遍括
一有解到應　內帑者照數進供應邊儲者隨
時解發拮据徒勞罅隙無補顧于此心力殫矣
計晝窮矣而加增買辦二十萬兩更不能別措
手矣蓋此二十萬者原未賦之民間不過分之

額內乃今賦失其賦空噬蝎澤之漁分無可分
誰是殘饑之內討無所出惟是哀懇
聖慈暫行停止使臣得專事金花急圖邊餉姑俟稍
有贏餘即爲照數補進則用一綫一族幾有端
緒可營而酌盈濟虛不致釀邊廷之禍此臣區
區所爲禱祀而求者也夫臣計臣也入不足則
理其從出之源而歲饑民困猶然繭絲以苛之
已非其職矣出不足則理其緩急之序而智盡
能索乃至金花年例且衍愆期也柰何能附益哉

用是萬不得已瀝血披誠于節用愛人之主伏

惟我

皇上酌利而重圖焉臣愚曷勝惶恐迫切等因萬曆

三十三年五月十一日具題

請寬停買辦銀兩疏

賜爲外務積壓　上供愈艱懇　恩特信屢

旨暫停買辦以紓目前困危事臣惟臣于主一體也過勵勤則有當竭之力過緩急則有可控之情力可爲而不肯爲謂之誘情未急而强稱急謂之欺兩者皆譏而欺尤罪之大云至于力果難爲情果至迫不知達君父一　味含糊支吾以搪前儲而叢後盤是不欺之欺亦非純臣之誼也若臣今日之情有可得而控陳者矣頃該戶科

抄出御馬監太監孫順題爲季銀積欠數多公需待用甚迫等因奉

聖旨近來進賜宮分及各項關領成造各節器物費用浩繁金花買辦銀兩係是正供常例積欠甚多何以支用着戶部上緊解進毋得遲延欽此欽遵到部臣捧讀再四惶懼殞越莫知討之所從出也及簡歷年舊案其乞免買辦一節恭已力懇者九而得　旨者四矣臣以爲

皇上明知之而不虞其猶未盡諒也以爲

皇上曲體之而不虞其猶爲督責也然細繹屢次
明旨又非不知臣不體臣者其一　曰見解到的便着
交進其餘選着展限催解進用其一　曰稍待積
剩自然停止其一　曰買辦等項不甚緊要的備
細開來聽候　裁處其一　曰買辦銀兩且着仍
前處進原有　旨稍有積剩自然停止决不虛
爽夫謂之還着催解且着處進者矜而不忍之
辭也謂之自然停止決不虛爽者斷而見許之
辭也如是是臣部情形之苦

皇上體卹之恩不啻揭日月而布中天矣乃停止無期督責如昨者得無曰姑仍之姑進之而姑徐徐已之乎不知此項錢糧使果灑派于省直尚有徵解之時然而此額外之浮數也使果一時之索取或爲權宜之術然而此多年之殘局也從來所那移者不過區區之太倉爾目今太倉無竟夕之儲而九邊以年例倡矣三營以支放倡矣諸商以欠價倡矣譬之百派分波爭涸其源勢未有不窮且盡者無論其他即如正供金

花年來以扣抵之故積欠四十餘萬匠竭賠待
罪尚苦無策而猶有餘力以營無藝之征也其
將能乎大都內外貴乎相須名實求其兩副今
急大盈之藏而傾外府之入非所以爲名也國
未獲之數而虧有常之供非所以爲實也與其
暮四朝三爲顛此失彼之拙計孰若用一緩二
爲酌盈濟虛之微權況當
元孫誕育之初四海忻瞻之日萬年增筭累葉流
輝正宜節嗇財源仰荅　父天毋地之既永無

文子文孫之規又何屑屑此數萬金錢徒以償漏
卮而資朽貫爲哉臣不避煩聒再爲叩
請伏乞　聖旨特信屢　旨慨賜錮停以成始終
恩造之美如以全數可惜內用不貲亦乞暫停二三
年以待日後照數補償俾臣得專力于金花而
悉心于邊計總之急邊圉所以固　京師固
京師乃所以安
皇上也伏惟
聖明熟計而審處之焉臣曷勝懇切顒禱之至等因

萬曆三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具題

請寬季銀容催補疏

題爲季銀愆期無措

明旨責成愈嚴謹陳目前窘阨情形懇

恩俯容寬限以圖補進事頃該戶科抄出

內承運庫太監孫順題爲季銀積欠數多

上供匱乏可虞等因奉

聖旨金花買辦銀兩係季進內庫上供急需乃積欠至四十五萬餘兩進賜關領支費何繇而足經管官員職守安在姑且不查處便着作速趲催進用

外解不至責在司府內解不時責在部司如有仍
前怠緩愆期俱要指名參奏治罪戶部知道欽此
臣捧誦　嚴綸驚惶無地夫責之以職守是緣
季進愆期致支費不給臣之罪也竊之所無可
逃也寬之以查處是知歷年積欠非臣部貌延
主上之聖明也臣之所不勝感也儻揆時度勢尚可
通融於萬一即百補千那以圖報效臣亦何憚
不爲而甘心溺職以自蔽其咎乎惟是時際今
日窘困異常在該庫口銜　天憲按季以儹討

甚易在臣等身當艱苦設法以支吾甚難姑不
遠引即今燕秦齊梁之境盡屬蝻蝗徐淮吳楚
之墟幾爲魚鱉是小民災疲已甚臣恫乎有隱
憂焉向來所恃以催促者惟文移耳乃文移不
足復題請差官守催矣差官之後又三令而五
中矣夕惕朝乾頭髮舌敝竊謂苦心極慮當不
加此想亦　天鑒之所洞燭中外之所共憐者
也該庫不見其形或察其影乃曰坐視遷延全
不用心設法督催夫當此公私匱竭之秋臣之

庸劣誠莫能爲計藉令該部設臣之身而處臣之地不知心於何用而法於何設耶臣查九邊年例已題未發銀七十六萬六千有餘應發未題銀一百四萬七千有餘軍士冬衣布花銀以九萬計各衛折色銀又不下十數萬兩此二百餘萬皆旦夕所急需者也嚴寒在卽四顧旁皇收辦無策臣日夜拭目外解五內欲灼乃督追愈勤而逋欠如昨夫內供從來藉資外解非天生也外解依期則內供自速

皇上試問自來金花臣部有稽遲三日者乎此不但
司官不敢怠緩而臣亦萬萬不敢容其怠緩者
也至於買辦銀兩往因太倉稍盈權宜挪借但
今老庫已竭搜括無餘臣雖欲勉强將順亦安
能持空拳以支應耶伏祈
皇上俯念時勢艱窘之形垂憐臣等督催之若
特賜矜慈少寬斧鉞容臣遵奉
新旨嚴行各該撫按與臣部相爲訂約如文到三月
不解罪在省直銀到三日不進罪在臣等其買

辦銀兩稍俟太倉充足之日照數補進庶責成
各有所歸彼此不致推諉耶
國計軍需所裨亦非淺鮮矣等因萬曆三十四年
九月二十六日具題十月初二日奉
聖旨覽奏非不知卿苦心但金花原係正供進賜關
領等費毫不可缺若盡以時勢艱窘爲解朝廷何
以取給遲違前旨嚴行催督文到三月不解責在
省直爾該部即行參奏處治銀到三日不進責在
部司其買辦銀兩仍着陸續措處照數補進應用

毋得以空言支吾欽此

懇寬金花請裁買辦疏

題為積逋有因摟括無策謹披瀝苦情以徼

聖覽事竊惟 國家列惟正之供臣子抱急公之義

野夫無知尚思曝背臣實司計兼荷

高深乃于 上供之需漫不經意寧惟曠職抑且負

恩會犬馬之不如矣請先言空乏之故而徐及徵輸之難可乎臣部歲入四百萬而歲出輙至四百一十萬居常無事已稱出浮于入而年來意外之警不時之需因事旋加加輙數倍因加成額

額寔未徵臣不敢細開以瀆 天聽積而算之亦既于常入常出之外多費過二千餘萬矣假使藏之府庫而無所肎越安得不贏饒乃今洩之尾閭而無所停涵安得不匱詘此臣部之所以如洗也臣之遭也至于外解有 內供有邊餉有雜課總之發解于布政司督催于撫按而絲毫皆出民膏臣近接各省直撫按災傷揭帖不曰千家野哭則曰百里無烟不曰舉目傾垣則曰隨處漂沒不曰須臾緩死則曰積骸盈城

諸撫按靡不望臣請恩于
皇上矣臣讀未終篇相對泣下又重之以各邊之勇
虜生心防秋之士馬枵腹荷戈者如履陷阱司
餉者如坐針氊髙目嘔心莫可爲畫又靡不望
臣請恩于
皇上矣特方翹首跂足亟需　德音特發大盈少濟
緩急而臣毋積誠未至籲　天無門臣且無詞
于外臣靦顔于司屬朝昏鬱鬱惭不欲生乃内
監孫順深加督過詆之以疎庸罪之以違慢臣

至愚極陋疎庸何辭而以違慢加臣寃臣甚矣何也巧婦不能炊無米之爨羿善射不能張無弦之弓臣所督徵不過移文於撫按甚則遣官坐催兩者寔易與耳即撫按亦非能神輸鬼運不過索之民間乃據訴苦乞哀之文民命如絲室家如掃此何等時也縱使繁言滿紙僅託空談絡繹追呼亦難卒應明知無補而以故事塞責臣何敢焉臣亦非敢辭弘羊僅式劉晏之名奈窮天盤地毛髮焦枯無所施鹽鐵均輸間架

之計臣之力已殫而臣之心亦苦矣所賴
聖慈軫念屢示優容誠如該庫所稱臣有死所哉及
查所欠金花一十八萬皆歷年積逋若凡經臣
之手者進完如額目今外解所負多係邊儲雜
課而　上供之金花不與焉乃若買辦所欠三
十二萬此尤未派于常徵權移于軍餉近以餉
缺邊危之故
皇上頒有　明旨惟留十萬兩豈其萬世之封疆不
得與一時之賞賚較輕孰重而不蒙

聖慈之一察也嗟嗟臣本疎庸亦復耄病外廷譏臣

爲聚歛臣愧不能 內廷斥臣爲違慢臣信不

敢惟是理財無策負 國負民日夜憂皇情堪

矜閔伏乞我

皇上聖明垂鑒特賜歸休別選才賢俾之籌畫其于

今歲必克有濟耳更乞 軫念時艱于應解金

花銀兩 寬期續進并昭信

前旨于加增買辦銀兩仍留接濟庶幾下逭責於臣

躬而上無愆於 國計矣臣不勝惶恐待

餘之至等因萬曆三十五年九月二十一日具奏

懇免金花請裁買辦疏

題爲

明旨督責甚嚴　內供措處無策謹瀝血籲

天懇恩寬卹以急邊儲事頃該承運庫太監孫順題

爲季銀節年積欠數多懇祈　嚴勅該部速行

催解那處進用以濟急需事內稱拖欠季銀共

六十二萬八千一百六十三兩八分四釐二毫

要將拖欠地方官員指名參處一節奉

聖旨這所奏季銀係御用正供時不容緩如何拖欠

數多該部坐視怠玩全無急公之意姑且不究便
着嚴行各省直撫按等官作速嚴限催征解進應
用其該地方經管官員違悞愆期職守何在該部
查明奏請定奪戶部知道欽此臣跽誦
嚴綸魂搖汗浹不覺身心之罔措而寢食之靡寧也
夫人臣之義莫大於急公而
皇上責之曰全無人臣之罪莫甚於怠玩而
皇上責之曰坐視是臣數載苦腸不能上孚
帝鑒而一生努力無繇仰荅 主知自愧自尤頂踵

奚贖所幸 聖度優容復寬之曰姑且不究臣僚
乎天地不以風霆廢雨露父母不以訶譴廢慈
悲臣知罪矣又知恩矣沐恩至此即指糜圖報
罕塞萬一苟目前稍可那移而猶仰瀆
睿慮臣即有胸無心亦何以爲情乎第念天之生財
止有此數而惟正之額猝難驟加
祖宗金花歲設百萬派之省直輸之 內廷不聞有
所謂買辦也自萬曆六年突增買辦銀二十萬
兩至今幾三十年共進過五百四十餘萬殆兼

數載之金花矣此皆分外之加添非有額設之正派不過太倉為賠賠耳當時太倉充牣一遇傳呼輻輳立至嗣是　典禮軍興曆凡迭出而蠟書羽檄紛至沓來支撑不前也而動及老庫搜括無遺也而貸及問藏露肘捉襟朝不謀夕於是買辦不給遂割金花以充之至今而金花亦且不敷矣眼前可醫心頭無肉九邊待哺勢切燎眉將何索以取償耶夫鍾釜不增漏巵無極此立盡之術也那甲就乙彼此兩困此必然

之勢也卽該庫自稱不能爲無米之炊臣技匱
化人又安所得點石之術
皇上試思區區太倉豈不涸之源而能當此尾閭之
洩哉案查省直金花若蘇松常徽四府廣東福
建江西各布政司俱係歷年起解者也乃南直
隷閩廣各解至三十四年逋完無欠其三十五
年則今歲之所宜解也江西解至三十四年夏
季止所欠者秋冬兩季耳浙江湖廣二布政司
俱係見年起解者也湖廣已全完浙江解至三

十五年秋季止所欠者冬季耳總計金花欠數祗該二十五萬八千一百六十餘兩其三十七萬則買辦之數額之所不載也臣力督司屬亟多嚴督頻髡脘脘計此時起解俱已在途所稽者山川脩阻跋涉艱辛縮地無從一呼難至該地方經管官員責之以愆期誠無以自解而罪之以違慢則尚有可原　赫赫威靈明明三尺誰無葵忱而忍自干法紀哉至於買辦銀兩

皇上一則曰准留十萬濟邊再則曰動支三萬解邊

是邊需急於買辦　聖心已自洞然況原奉
玉音自然停止決不虛爽臣夙夜引領翹冀宣慈
皇上明並日月信如四時豈其明許於前而顧屯膏於後乎總之數有盈縮天之行也時有豐歉人之遭也臣適逢其歉而欲求其豐覺已智窮而力竭
皇上躬處其盈而猶取諸縮從何天降而神輸列臣羸然一軀寂然一心耳上畏天威之莫測下虞九塞之呼庚督催稍嚴既任地方之詬怨誅求

太追復憂予遺之流離首尾倉皇進退跼蹐如
隻身蹈水火中四顧疾呼誰爲援手恭誠難矣
苦矣不可以言悉矣所恃者一念犬馬報
主之忱三十年於此或可徵
皇上特達之知以庶幾無忝臣職無負生平耳詎謂
一旦蒙譴如此語曰知臣莫如君知子莫如父
以君父如
皇上而不憐臣體臣心則臣千辛萬苦又將誰控乎
伏乞

皇上擴天地覆載之量推父母顧復之仁大賜矜憐稍寬斧鉞念地方拖欠原非故違將經管各官暫從寬假容臣嚴行各該撫按將前項未完金花銀兩火速催徵刻期起解通限三月以裏到部此後務要省直一體俱限當年通完勿得沿襲舊規致稽御用如再因循定遵
明旨指名查參若買辦銀兩更望
聖慈堅信前旨稍緩一二載容臣竭力邊儲俾貔貅百萬無慮脫巾俟邊儲稍充之日照數湊補

庶九邊靖則內地亦靖外患寧則
聖心亦寧矣臣理屈辭窮不知所云伏惟
聖明裁照臣無任悚息待
命之至等因萬曆三十六年正月初七日具題

覆光祿寺題催錢糧疏

題爲寺帑空乏可慮商役困苦足憐伏乞速爲酌處以救燃眉事該廣西淸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戶科抄出光祿寺卿王守素等題前事等因奉

聖旨着戶部作速計處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案呈到部該臣看得光祿寺卿題稱供應急缺乞要措處接濟幷催前銀以裕正供各一節爲照該司錢糧原總計一歲之入自足當一歲之出在 先朝節省之餘動稱貫朽何今日惟正之

賦輒憂壑懸磬一疲于傳奉累增再困于貢夷聚食請裁不報逋賦難完旣束手于局中乃借貸于計部其勢誠窘其情誠迫矣況外解誰非

皇上之蓄積而寺部之畛域奚分且內供誰非

皇上之急需而臣子之隱憂共切儻有贏餘可割郎捐鉅萬何辭顧今太倉如洗外解不前登丘而呼者人人枵腹幾成析骸易子之形借箸而籌者事事攢眉更無割肉醫瘡之處此度支何等景象措處何等艱難而尚有積滯之囤陳足以

紓該寺之緩急耶臣非不知借濟五萬數不甚多惟臣查自舊年奉　旨措處二萬今越一歲止領五千則臣部虛竭之狀拮据之艱亦足概矣二萬猶且難支五萬談何容易且今軍士脫巾即我

皇上八珍在前因知不樂而九邊起釁以較建夷千數爲梗又當不啻也則臣部與該寺之危急必有分矣惟是舊年措處二萬業奉

明旨容臣劄行銀庫陸續接濟該寺以救然眉至寺

額解到答臣照數扣補本庫其各省直拖欠該寺銀兩尚乞 嚴旨申飭以便臣行各處催取此則臣之所可自効于該寺者抑臣猶有進焉今者內供之屢乏多繇宜索之太繁昔仁宗饑惜燒羊而海內殷富韓侯賞憐敝袴而人知恩榮則夫裁無藝之供急生民之困以紓寺積以裕國儲是又在

皇上一撙節間而該寺與臣部均受其福者也臣無任迫切懇禱之至等因萬曆三十六年十一月

原缺

請停買辦銀兩疏

題爲季銀逋欠數多 上供萬分缺乏速催補進以濟急需事本年月日屢接 內承運庫揭帖前事大約謂季銀積欠共一百二十三萬四千二百三十兩六錢有零催促臣部上緊進供等因到部該臣查得內有五十六萬四千二百三十餘兩係各省直額設金花年來逋負如此之多此固有司怠緩之罪而亦臣部溺職之愆斧鉞尚寬責躬無地容即移文嚴督以期需次上

供無煩　聖慮外至於六十七萬餘兩悉係買辦買辦迥年以二十萬計然而非額派也分外之那處也創始于萬曆六年後遂沿以為例彼時時和年豐家給人足猶或有贏餘補湊而今則非其時矣日復一日年復一年是以積欠如許該庫之文移絡繹如雨而宦使之車馬填委如繩臣於臣床間日為應接幾無休時竊念臣部之那移係於省直之輸運省直之輸運係於年歲之豐登臣今不敢言額外之誅求惟言太

倉之有無雖欲那而有不可得者外解不接

內供君流百孔千瘡外毫無積向猶那借金花而金花罄矣向猶那借軍餉而軍餉空矣人無點鐵之術天嗇雨粟之期何項可以支吾何項可以湊補諺云割肉充腹夫割肉非計也然而有可以割若以方今之太倉無可以割矣今何時哉而猶督責未已也臣亦不必言太倉之有無惟言今日之災祲雖欲嬴而又不可得者去年吳楚江浙之區大祲稽天今年秦晉趙魏齊魯

江關之郊水旱氷雹層見迭出即今草根樹皮悉充饘粥稚男幼女半委溝渠普天之下何處非災四海之內何家得食撫按不勝賈生之哭有司爭寫鄭俠之圖　請蠲請賑旋復請停

皇上亦旣耳而目之矣今何時哉而猶督責未已也恭覽蚤夜以思臣之所可能者供應之常云耳至於無米而炊則臣所不能爲也臣之所可及者督催之牘云耳至於天行之數則臣所不能敵也夫數行公移臣豈不能倉猝而辦然而無

如州縣之控訴何矣籧楚析揚州縣豈不能頃
刻而施然而無如民生之轉徙何矣析家破產
民豈不欲急公上之輸將然而無如水旱之洊
臻何矣夫至民無如歲何而
皇上又豈能如天何
皇上既無能如天何獨得不憐百姓憐百姓獨得不
寬臣部寬臣部獨得不緩買辦緩買辦所以寬
百姓也壽國壽民之道也若必執不能舍歛而
無休臣恐民知無無路而生必且轉相為盜胡越

起於輦轂而禍患在於斯須寧獨臣部將
國事有不可言者矣憶昔萬曆三十年六月二十
二日該臣部具題伏奉
聖旨太倉空虛邊餉告急爾部苦迫朕豈不知但各
宮進賜賞賚費用不貲每年季進銀兩內庫撙節
支用尚且缺乏何有羸餘覽奏知道了着遵旨照
數催解進用待稍有積剩自然停止欽此夫連年
推採輦致紛紜即云賞賚不貲諒亦不至匱缺
區區買辦無論災荒之候無處得來就使輸之

內府亦不過為朽蠹之資耳臣於此時方且若懇
皇上慨發帑金以活溝瘠乃反亟此朽蠹以窘窮皆
展轉哀號死無所避伏惟
皇上廓天地包荒之量發父母煦育之慈察臣愚萬
苦之衷體臣部萬難之勢暫將前項買辦銀兩
停止數年以俟太倉稍有贏餘照數補進俾臣
得專力于金花而悉心于邊計庶
國計民生兩受其福矣乃至臣者主計無能
內供時缺力綿任重計畫無之伏惟

皇上亟賜議黜以懲贖官臣無任激切待
命之至等因萬曆三十七年十一月十四日具題十
二月二十二日奉
聖旨宮用浩繁這拖欠金花銀兩着作速催解進用
其買辦銀既說邊餉急缺准陸續補進欽此